



金质奖章

鲁迅青少年时代刻苦学习的故事

湖北人民出版社

金 质 奖 章

——鲁迅青少年时代刻苦学习的故事

胡 昌 善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黄冈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2.375印张 38,000字

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300

统一书号：19106·827 定价：0.16元

目 录

“鲁迅”的来历	1
听祖母讲故事	3
喜读《山海经》	6
看社戏	10
画画	13
来自“海边”的朋友	15
“三味书屋”	18
对课	22
“早”	24
种花	26
勤奋的课外学习	29
写好毛笔字	31
爱惜书籍	34
尊敬老师	36
去南京求学	38
手抄“课本”	41
读《天演论》	43
闪闪发亮的矿石	45
骑马	48
金质奖章	50

“鲁迅”的来历

鲁迅并不姓鲁……

鲁迅姓周。他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生在浙江绍兴。祖父开始给他取的名字，叫樟寿，还有一个别名，叫豫山，因为“豫山”两个字，按绍兴人的读音，和“雨伞”相似，不好听，就将“山”字，改为“才”字，名叫豫才。

鲁迅的父亲叫周伯宜，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曾在清朝中过秀才。母亲姓鲁，名瑞，娘家住在农村。她没有上过学，通过自学，获得识字看书的能力。祖父周介孚，当时在北京的清政府里做个小官，主要是负责编写整理历史资料。祖母姓蒋，是一位慈祥和蔼、会说故事的老人。

鲁迅因为是周家的大儿子，所以家里人把他当成宝贝。据当地的一种迷信风俗说，父亲怕他养不大，不到一岁，就把他抱到附近的长庆寺去，拜一个和尚做师父。师父送给鲁迅一件百家衣，这衣服是用各色小绸片做成的；还送给他一条称为“牛绳”的红丝线编成的带子，上面系着历本、镜子、银筛等零星物件，

据说可以“避邪”。师父还给鲁迅取了个法名，叫长庚。

鲁迅六岁就开始读书了。他读的第一本书，叫《鉴略》，是一本简要的中国历史读物。到了十二岁，才正式进了私塾“三味书屋”。在这里，他度过了整个幼年时代。

鲁迅十八岁那年，到了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后又转入矿务铁路学堂去学开矿，改名“周树人”。毕业后，被派到日本留学。他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一九〇四年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希望用科学来拯救落后的祖国。一次，鲁迅在看电影时，看见一个中国人给沙皇俄国军队做侦探，被日本军队捉住枪毙了，围着看热闹的却是一群麻木不仁的中国人。他觉得不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只医好几个有病的人，是救不了中国的。就弃医学文，从事革命文学活动。

鲁迅回国后，在中学、师范学校当过教员，也在大学当过教授，后来专门写小说和杂文。

鲁迅——是他的一个笔名。所谓笔名，就是在发表文章时用的名字。“鲁迅”是他一九一八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时开始用的一个笔名，也是他以后常用的一个笔名。“鲁迅”这个笔名的“鲁”字，是从他母亲的姓上取来的。

鲁迅写了几十年文章，还用过其他许多笔名，多得叫人记不清楚。有唐俟、巴人、许遐、何家干、楮

冠、黄棘、晓角等……大致有一百二十多个，也许另外还有。

鲁迅发表文章，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笔名呢？因为他的文章主要是揭露和讽刺旧社会的黑暗，象匕首，象投枪，反动统治阶级非常害怕，禁止发表他的文章。所以，鲁迅不得不经常改换自己的笔名。

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因病逝世。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忘我奋战的一生。他数十年如一日，把全部力量都献给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鲁迅对于祖国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一生写下了七百多万字的小说和杂文，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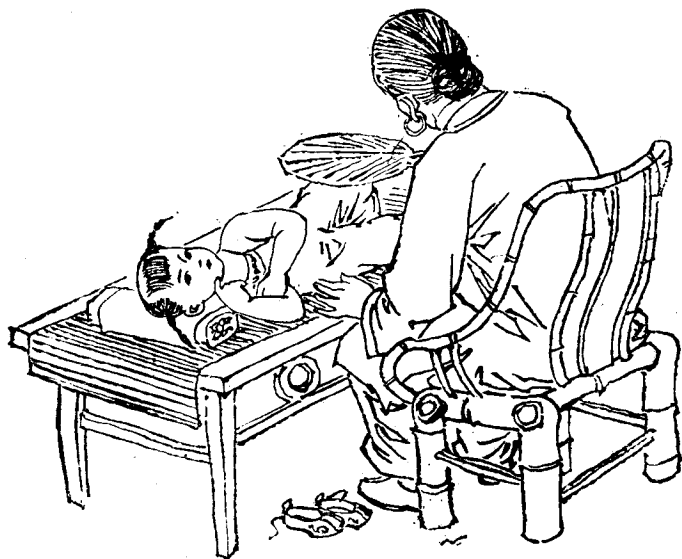
鲁迅——在我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永远闪耀着灿烂光辉的名字，这是因为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又是一个杰出的民族英雄。

听祖母讲故事

鲁迅从小爱听故事。

夏天的晚上，鲁迅和祖母在院子里乘凉。幼小的

鲁迅，躺在一张小板桌上，祖母坐在一旁，一面摇着芭蕉扇，一面讲故事给他听。



旁边一株大桂花树上，忽然沙沙作响，好象有脚爪搔爬一样，同时有一对闪光的眼睛，正从黑暗的高处冲下来。啊，那是一只猫。

祖母讲起“猫和老虎”的故事。

“你不知道，猫是老虎的师父，老虎还是猫的徒弟。老虎本来什么也不会，后来投到猫的门下，跟猫学本领。猫教老虎捕的方法，捉的方法，吃的方法，象它对付老鼠那样。老虎学会后，心想这下谁也比不过它

了，只有老师还比它强，要是吃掉猫，自己便是最强的脚色了。它打定主意，就去捕猫，猫早看透了它不怀好意，一跳，便上了树。老虎只好眼睁睁地在树下跳着吼着，毫无办法。猫没有把自己的本领完全教给老虎，例如老虎就不知道怎样上树……”

鲁迅听着，觉得很有趣。他想：老虎太性急了，要不性急，也该学会上树了，现在冲下来的，也许不是猫，而是老虎了。

祖母停了一会，又给鲁迅讲了一个“水满金山”的神话故事。

“有个叫许仙的人救了两条蛇，一条青蛇，一条白蛇。”祖母说：“后来白蛇便化作女人来报恩，嫁给许仙了；青蛇化作丫环，也跟着。当时，镇江金山寺，有个名叫法海禅师的和尚，看见许仙脸上有妖气——据说在讨妖怪做老婆的人脸上就有妖气，就将许仙藏在金山寺内。白蛇娘娘前来寻找丈夫，就和法海和尚打起仗来。由于双方斗法，使长江涨起了大水，大水淹没了金山……”

“后来，白蛇娘娘终于中了法海和尚的计，被装进一个小小的钵盂里，埋在地下。上面还造了一座塔来镇压她，这塔就是竖立在西湖边的雷峰塔。”

“这次‘水漫金山’，被淹死了很多人。据说玉皇大帝怪法海多事，就下令捉拿他。法海和尚逃来逃去，

最后逃到螃蟹壳里躲起来，做了‘蟹和尚’……”

鲁迅听故事是很认真的。他听得很出神，直到夜很深了，微风把桂花树叶吹得瑟瑟作响，草席已经微凉，才进屋里睡觉。

祖母讲的民间故事，给幼年的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后来的思想和从事文学创作都有积极的影响。例如：一九二六年他写《奔月》这篇作品时，就把“猫和老虎”的故事很巧妙地运用进去，讽刺那些不尊重老师的学生。又如：他听了“水满金山”的故事后，心里很不舒服，深怪法海和尚多事，为白蛇娘娘抱不平。当时，他的唯一的希望，就是让镇压着一个美丽的灵魂的雷峰塔快些倒掉。鲁迅一九二四年曾经把这一故事写成反封建的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把法海写成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使人们同情白蛇娘娘，文章写得十分生动。

喜·读《山海经》

长妈妈是鲁迅的保姆。

长妈妈不姓长，她的个子也不长，而是矮墩墩的……那为什么叫她长妈妈呢？因为鲁迅家原先请过

一个瘦长的保姆，叫“长妈妈”，后来走了，称呼就由这个矮墩墩的女工顶上了，大家还是叫她长妈妈。

长妈妈管教小孩，非常严格。她不许鲁迅自由走动；连拔一棵草，拾一块石头，都被认为是顽皮；她经常恐吓他，说要告诉他妈妈去。

长妈妈有许多规矩，她一件件的教给鲁迅。她说：饭粒落在地上，必须拣起来，最好就吃下去。要留神晒裤子的竹竿，千万不能从它的底下走过去。死了人的，生了孩子的屋里，都不应该进去。说人死了，不能直说死了，要说“老掉了”。听见生疏的口音叫你的名字，不该马上答应，当心碰到“美女蛇”，那是一种人首蛇身的妖怪，能叫人名，你一答应夜里就来吸你的脑髓……诸如此类的忌讳，骇人的瞎说，她一说起来就没完没了。

长妈妈在白天，睁着眼睛，说话行动，都讲究规矩。但到夜里，一上了床，合上眼睛，她就一切都不顾了。尤其是夏天夜里，她往床上一倒，摊开手脚，摆成一个“大”字，把鲁迅挤在床角落里，无法转身，还得忍受着从她那肥胖的身上散发出火一般的热气，叫她，她听不见，推她呢，她不动。有时还把她的一条胳膊，不顾轻重的搁在幼小鲁迅的身上。

鲁迅对长妈妈定下的那些说不完的规矩是不满意的，但后来因有一件事，却使鲁迅对她发生了敬意，

那是她给他买一部“山海经”的时候。

鲁迅很想得到一部名叫《山海经》的书。这是由远房叔祖父玉田老人惹起来的。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



老人，有很多藏书。一天，老人对鲁迅说，他有一部很好看的神话书，那是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只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的拿两乳代替眼睛的怪物……可惜，一时找不到，不知放到哪里去了。鲁迅怀着十分迫切的心情，急于想看一看这本充满着奇异图画的书，但又不好意思逼着这位老人去寻找。他心里总是想到这件事，连长妈妈也来问《三海经》是怎么回事。于是鲁

迅就把这件事对她说了。

过了十多天，也许是一个月吧，长妈妈在她请假回家几天以后，她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了鲁迅。她高高兴兴地说道：“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这是鲁迅意想不到的奇事，又惊又喜，他赶紧接过来，打开纸包一看，是四本小小的书，果然是他所渴望的书。他一页一页地翻看着，里面真的有面目象人的野兽，有九头的蛇，一只脚的牛，还有一个叫刑天的，与大帝打仗，打败后被砍掉了头，他就把乳房代替眼睛，肚脐改作嘴巴，手上还拿着盾牌和刀，从地上跳了起来，准备再打仗……

这四本小小的绘图《山海经》，虽然印得很粗糙，纸张很黄，画得也不好，连动物的眼睛都画成了长方形。但这是鲁迅最初得到的一本最为心爱的宝书。

《山海经》是我国一部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作品，有文字又有图画，所以又称《山海经图》。这部书记载了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反映了古代人民生活 and 思想，我国后来有很多小说都是根据它创作出来的。

鲁迅特别赞扬《山海经》神话故事中表现出来的反抗精神，后来他在写《春末闲谈》一文时，引用了“刑天”的故事，把“刑天”作为即使没有了头也要反抗的例子。

鲁迅小时读《山海经》的故事，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后来还专门写了回忆性散文：《阿长与“山海经”》。

看 社 戏

鲁迅十一、二岁时，每年夏季跟母亲一起，到外婆家去玩。

鲁迅的外婆家，在安桥村，这是一个离海不远的极偏僻的小村庄。全村约一百户人家，一条小河从村中流过，把全村分为南北两半。村里人大都靠种田和打鱼过活。鲁迅喜欢和村里的小朋友到河里去划船、捉鱼、摸虾。在这里最大的乐事是看社戏。

看社戏，从外婆家里去，还有五里路。不料那一年，早上租不到船，不能去看社戏，外婆很生气，怪家里人不早点租船。母亲上前安慰了几句，又嘱咐鲁迅，千万不要装模作样，免得外婆气恼。

安桥村的小朋友，大都看社戏去了，只剩鲁迅没有去，急得他几乎要哭。等到天黑，隔壁八叔的船回来了。白天看过社戏的小朋友，商量晚上和鲁迅一起去看社戏，外婆和母亲微笑着同意了。鲁迅和十多个

小朋友，一哄出门，看见月亮下的一条挂着白篷的船，就赶忙跳上去。年纪最小的和鲁迅坐在舱里，几个气力大的就去拔了前后篙，驾起两把橹来，一只橹两个人摇，走一里换一回，有说有笑。船飞一般地向看社戏的地方驶去。

那河两边种的豆子和小麦，河里的水草，随风飘来一阵阵清香。那皎洁的月亮，在云海里时隐时现。黑黑的山峦，象一群群野兽，朝着船尾的方向奔去。船头的水，哗哗作响。摇橹的已换了四次，渐渐地能听到锣鼓声，后来又听到吹横笛声，笛声那么婉转悠扬，叫人听了神往。船弯进港汊，就望见戏台了。

戏台靠近河边，搭在一块空地上。船再摇过去，已经看到演戏的人，但前面挤满了船，鲁迅他们的白篷船再摇不过去了，只得下了篙，离开戏台远远地看。

戏台上，有一个黑脸的胡子，背上插着四面旗子，拿着一根长矛，和许多打赤膊的人打仗。小朋友里面有一个指着黑脸胡子说，那是有名的铁头老生，能翻八十四个跟斗。他白天来看戏时曾亲自数过。

鲁迅和大家一起挤在船头看戏。但那铁头老生并不翻跟斗，只有几个打赤膊的人翻，翻了一阵，都进去了。鲁迅倒并不喜欢看翻跟斗，他最高兴看穿白衣的蛇精，套黄布衣的跳老虎，可是等了半天，都不见出来。出来的是一个扮演青年妇女的，咿咿呀呀的唱。

接着出来一个书生……。时候已经不早了，他们也疲倦了。有几个小朋友开始打哈欠，忽然有一个穿红衣的小丑被绑到台柱上，一个花白胡子的人拿马鞭打了起来。大家才又振作精神笑着看。这一夜，他们认为这是最好的一场戏了。

接着一个扮演老太婆的所谓老旦上台了，老旦的戏他们是不欢迎的。尤其怕她坐着唱。这个老太婆起初踱来踱去，后来干脆在中间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慢慢地唱着。他们不耐烦了，怕老旦一直唱到天亮，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走吧！”几个气力大的小朋友，立刻直奔船尾，拔起篙，点退几丈，掉转船头，架着橹，摇着船回去了。

月亮还未下去，光亮格外明洁。回头望那戏台，已经在灯火里，飘飘渺渺的象一座仙山琼阁，笼罩在红霞里。远远依稀听得见那婉转、悠扬的横笛声，大概老太婆已经下台了。

夜深了，大家一边谈着戏，一边加紧摇橹。船头的水声，哗哗地更加响了。白篷船象一条大白鱼，大模大样在浪花里穿行。

船摇回安桥村了。鲁迅向岸边一望，桥头站着他母亲。等船靠好，大家纷纷地走上岸去。鲁迅的母亲一定等累了，说：“已经三更多了，怎么回来得这样迟？”但当发现他们一个个都高高兴兴的，她也就高兴了，还

邀请大家去她家吃炒米。

画 画

鲁迅喜欢看有画的书。有画的书，比没有画的书，看起来有趣些。

他四岁时，爱看《八戒招亲》、《老鼠成亲》一类的年画。画上的新郎、新娘，个个脸面都是尖尖的，两脚细细的，并且统统穿着红衣衫绿裤子，样子很漂亮。他还看过《文昌帝君阴骘图》、《玉历钞传》，上面画有雷公，雷母，牛头，马面……后来，鲁迅有了选择，另外搜集了一些有画的书。如《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尔雅音图》、《毛诗品物考》、《点石斋丛画》、《诗画舫》。还买了一部石印的《山海经》，这部《山海经》的每卷书上面有图画，画的旁边配有诗，绿色的画，红色的字，比原先的一部精采多了。

鲁迅喜欢画画，他一有空，就拿有画的书来看，并且学着描画。别的小朋友，拿纸片剪人或盔甲，剪好了套在指头上做戏。而鲁迅用一种又白又薄的“荆川纸”，蒙在《西游记》、《荡寇志》等小说上，象练习写字一样，把书上的绣像一个个描下来，订成一大本。后

来有个同学看中了，就把它买过来了。

鲁迅小时在绍兴住过的屋子里，外面走廊的墙上，用淡青石灰刷过，再用粉笔画成长方格子，鲁迅在长方格子内，用铁钉练习画图像，其中就画有一个尖嘴鸡爪的雷公，保持了很久。还有，鲁迅幼年时，曾送给他小弟弟一把扇子，扇面上画了一幅画，画的是一块石头，旁边生着天荷叶，有一只蜗牛在石头上爬着，并有些杂草，是用纯墨精心画成的。

鲁迅画画是很认真刻苦的。有一次他在走廊下影描马镜江的《诗中画》，描了一半出去有事，他祖母看了好玩，就去画了几笔，却画坏了，鲁迅很不满意，撕掉了重画。他还常看叫做《花镜》的书，这部书画着各种花草。鲁迅自己就种了许多花草，如石竹、万年青、荷花、鸡冠花和月季花等，对照《花镜》这部书看，发现书上画的同实际的花草不一样的地方，就改了过来，并在《花镜》上加了许多注解。所以，他画的花草都是很逼真的。

鲁迅后来还非常重视和提倡木刻，他先后举办过三次自己珍藏的世界版画展览会，亲自装璜和布置，还到会场给青年木刻工作者讲解。一九三六年在他逝世的前十一天，还带病到八仙桥参观了第二次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他兴奋地和大家交谈，比健康的人还起劲，还爽利。他脱下那顶灰色的大礼帽，额上已经冒着